

我是谁？——儿童图画书中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化

Who am I? Self-cogni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吕洪波 (Lyu Hongbo)

内容摘要：儿童的社会化既要求儿童具有一定的自我认知能力，又能够帮助儿童加强自我认知。图画中的大量动物形象有利于儿童从形式上区分人和动物，而文本故事中的拟人化行为可以告知儿童如何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因此图文结合在一起产生更大的叙事效果，更具启发性。《我不知道我是谁》中的达利 B 积极主动地追问关于自我的基本问题，看似简单滑稽，实则隐喻人类探索自我的终极思考，同时召唤人类反思自我，回归本真。《永远永远爱你》中的伦理困境呈现出多重身份的矛盾与协调，《活了一百万次的猫》则传达出确认伦理身份的重要性，以及自我认知对社会化的促进作用。图画书中呈现出关于自我认知的榜样和警示，可以为儿童读者扩展现实中无法完成的体验，并且启发儿童思考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选择，有效地帮助儿童从自我中心走向社会化。

关键词：自我认知；社会化；《我不知道我是谁》；《永远永远爱你》；《活了一百万次的猫》

作者简介：吕洪波，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 世纪美国儿童图画书的符号认知与伦理价值研究”【项目批号：2021SJA0874】以及江南大学基本科研计划青年基金项目“20 世纪美国儿童图画书的认知研究”【项目批号：JUSRP121100】阶段性成果。

Title: Who am I? Self-cogni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Abstract: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requires a certain level of self-cognition, and can in turn help children to strengthen their self-cognition. In picture books, the large number of animal figures in the illustrations facilitates children's formal distin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and the anthropomorphic behavior in the text stories can inform children how to make the right ethical choices. The combination of illustrations and text produces a greater narrative effect, which is more inspiring. Daley B in *You're a Hero Daley B!* proactively ask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the self, which seems to be simple and comical, but in fact is a metaphor for the

ultimate thinking of human beings to explore the self, while calling them to reflect on themselves and return to their true nature. The ethical dilemma in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presents the contradiction and reconciliation of multiple identities, while *The Cat That Lived a Million Times* conveys the importance of confirming ethical identity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self-cognition to socialization. Picture books present role models and warnings about self-cognition, which can expand child readers' unfinished experience in reality, inspire them to confirm and choose identity, as well as effectively help children move from self-centeredness to socialization.

Keywords: self-cognition; socialization; *You're a Hero Daley B!*;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The Cat That Lived a Million Times*

Author: Lyu Hongbo is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Her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lyuhongbo@qq.com).

自我认知是个体进行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的一种高级思维活动，具体表现为人能够区别自己与其他事物，发现自己的独特性并认可自己的各种身份。根据自我认知的发展规律，儿童在具备自我意识之后，还要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与他者互动得到“我是谁”的答案，进而不断确认自我在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不同身份。社会化是个体在特定的环境中学习并适应特定规范的过程，也是个体进行伦理化的方式。皮亚杰的儿童发展心理学解释了儿童自我认知的思维前提，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了社会化对人类思维的重要性，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揭示了自我认知和社会化的伦理本质。综合以上三种理论，不难发现，由于儿童的最初自我意识具有自我中心性，所以只有当儿童扩大活动范围，参与到越来越多的社交活动中时才有机会进一步提升自我认知，进而获得伦理启蒙。优秀的儿童图画书作品能够从儿童的视角真实生动地描绘儿童自我认知的特征以及社会化的进程，从而有效地帮助儿童读者认知自我，也能使成人读者更好地了解儿童心理，在尊重儿童认知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培养儿童的自我认知能力。

一、在社会化中确认自我身份

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们共同认可、遵守和维护的集体的和道德的准则与标准，因此伦理启蒙离不开个体的社会化。根据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儿童在2岁前后具备自我识别能力，可以通过镜子或照片来再认自己，但是这种镜像再认只是认识到“现在自我”，不能将其他时间的自己关联起来。到了4岁前后，儿童通过对自己经历的回忆，也称为自传体回忆，发展出“扩展自我”，可以意识到跨时间的恒定的自我实体。儿童守恒性的获得

依赖于逻辑的推理对感知直观的纠正，标志着儿童思维发展的新水平。与此同时，儿童在逻辑分类方面的发展也在不断提高，分类的标准首先是事物之间形象的类似性，然后是相同的属性，直至真正掌握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儿童对自我的认识首先是从形式上对人和其他类别的动物进行区分，然后发现人的本质。这个自我认知过程恰好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缩影，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的人类文明发展三阶段论中，自然选择阶段是第一个阶段，它是人类做出的一次生物性选择，完成自然选择使人类获得了人的形式，正如新生儿的诞生，具备了人在自然生理上的形式。当下人类正处于第二个阶段，伦理选择阶段，这是有关人的本质的选择。如果要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首先必须从产生人的伦理意识开始，再逐步形成善恶观念，明确伦理身份和伦理责任，做出正确的自我选择。

对自我的识别和扩展，可以帮助儿童进行社会化，并对自己进行社会类别划分，比如性别、年龄等。在这个分类过程中，儿童不断审视自我，会对自己产生许多疑惑。图画书《我不知道我是谁》（*You're a Hero Daley B!*, 1992）从儿童的视角展示了这样一些疑问，比如，我是谁？我要住在哪里？我应该吃什么？我为什么长着大大的脚？这个故事借由一只小兔子的形象隐喻儿童，封面（见图A）上那个面朝读者站立的兔子，竖着两只长耳朵，瞪着两只圆眼睛，一根手指放在嘴角，俨然一个心中充满疑惑的小孩在思考着问题。整本书的幽默是由图文矛盾创造出来的，这是图画书独有的功能。当文字文本在提问时，图画已经给出了答案，或者不妨说图画出卖了文字，因为书上明明画的是一只兔子。不过，图画本身呈现的也是一种矛盾，它既完整准确地呈现出一只兔子，又同时表现了这只兔子的满脸疑惑，它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动物，这代表着每个人成长的起点。这本书对留白的使用也是非常有用意的，每当达利B提出问题时，那个页面就会使用大量的留白，突出了它在思考时的专注，以及有限的脑文本。图画以视觉形式呈现出角色的思维过程，符合儿童的具象思维方式。有趣的是，在给每个问题呈现答案选项时，文图一致，却与事实不符，这就需要读者调用自己已有的脑文本做出判断了。因此，儿童在阅读这本书时，同时能够体验一种游戏式的互动。读者是参与故事的一部分，需要对达利B的问题做出回答，以此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人，以及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不懂伦理规则，那么就会遇到麻烦，甚至是生命危险。这个故事给出了一个警示，达利B不知道自己是兔子，也不知道杰西D是黄鼠狼，更不知道黄鼠狼要吃掉兔子。所以，在杰西D出现时，即使有其他兔子劝告达利B赶快从树上下来，它却没有像同伴那样逃回自己的洞里去，因为达利B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住在兔子洞里。它竟然继续模仿小松鼠，坐在橡树的树枝上吃橡树果实。虽然接下来的文字文本没有交代，但是图画清楚地讲述了其他小动物都藏起

来的事实，小松鼠、小鸟、虫子、蝴蝶全都不见了。就好像在一场戏剧表演中，其他角色纷纷退场，只把舞台留给了达利B和杰西D。对比其他兔子和动物们在逃亡时的慌慌张张和浑身发抖，达利B显然是无比淡定从容，正所谓“无知者无畏”，它不仅依然稳坐在树枝上，还主动跟杰西D招手打招呼。当杰西D开始往树上爬去接近达利B时，达利B却面带微笑看着读者，这和树下草地上那些兔子洞里露出的一个个惊恐的兔子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图B），情节的紧张感油然而生。杰西D越来越近了，达利B竟然开始以聊天的方式向杰西D提问，你是什么动物？你住在哪里？你吃什么？就在这一问一答的交流之中，作为天敌的杰西D教会了达利B关于自己的知识，帮助达利B解答了它自己是谁的问题。当达利B知道自己是兔子，对方是黄鼠狼，黄鼠狼要吃掉兔子时，它其实相当于获得了伦理启蒙，产生了伦理意识。于是，达利B在杰西D扑向自己的那一刻，终于做出了正确的自我选择，它“想都没想，转过身，大脚一踢，像闪电一样咻的跑开了。”¹达利B顿悟了自己为什么会有大脚，明白了大脚是为了让它跑得快，它对自我的认知又加深了一层。

儿童对自我的认知需要在社会化中进行，需要参与到教与学的过程里。虽然达利B在危险时刻发挥自己的本能逃过一劫，但这只是儿童文学为了避免过于残酷的结局，而选取的一种并不常见的偶然。在自然界里，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遵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人类的伦理社会中，也一样存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规则。懂得规则的必要前提就是回答达利B关于自我认知的所有问题，儿童只有形成人的概念，才能产生伦理意识，然后具备伦理观念。不过，这个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的结局也阐发了另一个道理，仅仅具备形式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有头脑，有脑文本，有思想，才能算是真正的人，才能做出正确的自我选择，才能有本领立足于社会之中。通过对自我疑惑的解答，小兔子达利B不仅可以引导启发儿童对自己的思考，对成人也有启示意义。成年之后的人们有时会迷失自我，忘掉了身份，这种本源的思考可以唤醒迷途中人，回归本真，重新走上正轨。因此，伦理启蒙不仅局限于儿童群体，任何缺乏伦理选择所需知识的人，都需要接受伦理启蒙。

在《我不知道我是谁》的最后一页，创作者又抛出了一个关于自我认知的更高层次问题，让达利B再次陷入了思考。当达利B成功逃脱杰西D的攻击之后，其他的兔子们都跑出来，兴奋地对它说“达利B，你是英雄！”（20）很显然，达利B不知道英雄这个概念，以为英雄也是指某种动物，于是刚刚得知自己是兔子的达利B因为这个新的名称又陷入了思考（见图C）。其实对于达利B来说，它已经有了两个身份，一个是兔子，一个是英雄，这两个身份可以并存，并不冲突。

¹ 本文有关《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引文均来自乔恩·布莱克著，阿克塞尔·舍夫勒绘：《我不知道我是谁》，邢培健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18页）。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二、在社会化中扩展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与社会化都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儿童处于自我认知和社会化的初始阶段。随着进一步的社会化，儿童会进入更为复杂的伦理关系中，继而产生多重伦理身份。伦理身份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人们做出伦理选择的基础。聂珍钊将伦理身份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是后天获取的。一定程度上，与生俱来的身份是客观的自然结果，后天获取的身份则是在社会化中形成的主观伦理选择的结果。对于人来讲，伦理身份会更加复杂，根据人所处的不同伦理环境以及多重伦理关系，它有多种分类。伦理身份赋予个人权利与责任，它是道德行为和道德规范的前提，是个人做出伦理选择的根源，也是人类社会化的基础。宫西达也（Tatsuya Miyanishi）的《永远永远爱你》（『ずっとずっとあいしてる』，*I Will Love You Forever*, 2006）围绕身份问题展开故事，主要讲述揭露真实伦理身份之后面临的伦理困境，以及最终做出怎样的伦理选择。

如果不进行伦理启蒙，就有可能认不清自己的伦理身份，特别是生活在非同类的环境中。良太是一只霸王龙，因为从小被一只慈母龙妈妈养大，和小慈母龙光太亲如手足，于是以为自己也是慈母龙。良太没有正确认识自己与生俱来的伦理身份，一是由于年纪还小，没有学习那么多知识；二是因为生活环境单一，没有发展更多的社交关系。光太在社会化交往中从甲龙叔叔那里得知了关于霸王龙的知识，了解到霸王龙的外形特征和凶恶本性，并且习得了一条伦理规则，即大家都讨厌霸王龙。光太回家后竟然发现良太正好符合霸王龙的体貌特征，于是它说良太有点像霸王龙，但是被慈母龙妈妈及时制止了。慈母龙妈妈出于保护良太的心理，故意隐瞒实情，不想让孩子们知道真相。因为霸王龙一直被大家视为凶狠的敌人，大家都对它敬而远之。如果良太的真实身份被揭露，那么它将不能继续生活在这里。从伦理上讲，良太的身份是一个慈母龙家庭的成员，这也是它的自我认知。

显然，伦理环境会对儿童的自我认知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特定伦理环境下，儿童接受的伦理规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成长就意味着走入更为广阔的伦理环境，并且突破固有的伦理观念。社会化是儿童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儿童获取伦理身份并做出伦理选择的必要条件。终于有一天，良太在去摘红果子的路上遇到了霸王龙，从外形特征上良太猜测这是一只霸王龙，它知道霸王龙会吃掉慈母龙，所以良太感到很害怕。可是当霸王龙说它和良太一样时，良太竟误以为这也是一只慈母龙，便觉得轻松起来。当它们聊起好吃的东西，良太满脑子里都是红果子，而霸王龙满脑子里都是慈母龙。当霸王龙说出要带良太去吃慈母龙时，良太才意识到这真的是一只霸王龙，而且被告知自己也是一只霸王龙。显然，这与良太之前对自己的身份认知产生了冲突，良太不愿意接受自己是霸王龙的事实，但是它的确有锋利的

瓜子、尖尖的牙齿和疙疙瘩瘩的皮肤，和面前这只霸王龙一模一样。良太无法否认的事实与它已有的自我认知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它哭着跑回家去找慈母龙妈妈问清楚，慈母龙妈妈抛开良太的自然身份，选择了良太的伦理身份（见图D），告诉它“你是我的宝贝”¹，良太很乐意知道自己不会失去在慈母龙家的身份。可是，当它看到一脸凶相的霸王龙朝慈母龙走来时，它做出了与这个伦理身份相符的选择，跑去咬住霸王龙，保护慈母龙的家庭成员。然而当它看到霸王龙流下眼泪却一点都不反抗时，良太意识到自己也是霸王龙的孩子，它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身份，于是它最后做出的选择是离开慈母龙，但是依然默默地保护它们并为它们摘红果子，兼顾自然身份与伦理身份的责任，并在二者中取得了爱的平衡。

其实，良太的第一次社会化是被动和偶然的，这促成了它和慈母龙妈妈之间伦理关系的形成。心地善良的慈母龙妈妈在暴风雨过后的树林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蛋，她担心霸王龙发现后会吃掉它，所以把它带回家了。这是慈母龙妈妈做出的一个伦理选择，她从道德出发，对弱小者施予同情与帮助，但是她的道德观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受到她本身是慈母龙身份的约束，她自然地把霸王龙置于敌对的一方，同时想当然地把不明身份的蛋宝宝和霸王龙对立起来，完全没有考虑到蛋宝宝也会是霸王龙的可能性。慈母龙妈妈对这个捡回来的蛋视如己出，和自己生下的蛋放在一起抚育。在慈母龙妈妈的精心照料下，两个宝宝破壳而出。这时，慈母龙妈妈才发现捡回来的蛋竟然是可怕的霸王龙的宝宝。于是慈母龙妈妈面临另一个伦理选择，把霸王龙宝宝留下来还是送回去？

与生俱来的身份是无法选择和不能改变的，身份带来的本性也无法消除。因此，一开始慈母龙妈妈选择了送回去，她考虑到一旦宝宝长大了，就会发现自己是霸王龙。自然法则中霸王龙会吃掉慈母龙的敌对关系是固有的，那么引狼入室、与敌为伴就是将自己和自己的亲生宝宝置于危险之中。于是，到了晚上，趁霸王龙宝宝睡着以后，慈母龙妈妈将熟睡的宝宝送回到遇见它的那片树林里。这是一场艰难的分离，慈母龙妈妈内心非常痛苦，她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观念将她置于伦理两难之中。丢掉一个刚出生的宝宝是残忍的，得不到照料的宝宝有可能饿死，或者出现其他不好的意外。不丢下它呢，就会给自己将来埋下隐患。

内心挣扎的慈母龙妈妈在听到霸王龙宝宝的哭声时，善良的本性和母爱的力量使她做出了选择，她温柔地抱着宝宝回家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慈母龙妈妈坚守着自己的诺言，不仅没有丢掉霸王龙宝宝，还十分疼爱它。慈母龙妈妈的言传身教能够体现在为两个宝宝取的名字里，慈母龙宝宝笑咪咪的很开朗，取名光太（Light）。霸王龙宝宝强壮有力，希望它心地善良，取名良太（Heart）。在这个充满善良和关爱的家庭里，亲情超越了一切，甚至

1 参见 宫西达也：《永远永远爱你》，蒲蒲兰译，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高于血缘关系。尽管天生的伦理身份不同，但是它们之间相处得非常好，如亲母子、亲兄弟一样。在良好的家庭伦理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光太 and 良太也具备了较高的道德水平，光太会因为说出良太像霸王龙的玩笑而主动道歉，良太愿意付出努力为妈妈和弟弟摘取更多的红果子，让它们高兴。后来，即使良太离开了，慈母龙妈妈和光太还在每天四处寻找它。而良太即使离开了，还在慈母龙妈妈捡到它的那片树林里为它们摘红果子，尽到自己的伦理责任和担当。当慈母龙妈妈再次来到这里时，发现红果子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它们都做到了，无论你在哪里，都会永远永远爱你。

三、自我认知与社会化的共同提升

儿童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化相辅相成，社会化的目的既包括加强对自我的认知，也包括推进社会的文明。儿童经历过社会化之后，有了正确的自我认知，方可明确伦理身份所背负的伦理责任，然后进行伦理选择。《活了100万次的猫》（『100万回生きたねこ』，*The Cat That Lived a Million Times*, 1977）是一本畅销的图画书，无论儿童还是成人都喜欢阅读它。很多人说这是一本关于生命与爱的寓言，其实，这个故事探讨了不同伦理身份导致不同伦理选择的本质。无论生与死，还是爱与不爱，都是在对自我身份确认以后做出的自我选择。

一只漂亮的虎斑猫有过100万个身份，它曾经是国王的猫、水手的猫、魔术师的猫、小偷的猫、老太太的猫、小女孩的猫，它得到过那100万个人的宠爱，但是它讨厌他们。因为那时的虎斑猫没有找到自我，它只是别人的宠物、道具、工具、玩具、情感和精神的寄托。它要跟着国王去打仗，跟着水手走遍大海和码头，配合魔术师表演，帮助小偷引开看家狗，陪伴孤独的老太太，任由小女孩把它当作玩具。在这100万次的生死轮回中，虎斑猫自己没能够主动确认过这些被给予的身份，它一直都是被动地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从未主动做出过什么选择。没有做出自我选择正是因为它没有确认自己的身份。尽管虎斑猫讨厌那些主人，可是它从未选择离开，而是被动地接受一切安排，直至结束生命。它被战场上的箭射死，掉到水里淹死，被魔术师失手杀死，被狗咬死，随时间老死，被小女孩后背的带子勒死。当它死去，主人们都很伤心，有100万个人在这只猫死的时候哭了，但是虎斑猫一次也没有哭过。它就像人没有伦理意识一样，不知道自己的伦理身份，所以没有道德情感，即使别人给它爱，它也感受不到，更没有回应。

如果对自己的身份没有确认，生命就没有意义，虎斑猫在100万次的生死轮回中毫无感觉，它已经不在乎死与不死了。尽管虎斑猫活过100万次，但是它从来没有活出过自我。不过，后来，在虎斑猫的最后一次生命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它不再是别人的猫了，头一次变成了自己的猫，成了一只野猫。这一次，虎斑猫确认了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是一只漂亮的野猫，而且

它非常喜欢自己，接下来的一切都是它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它拒绝那些向它示爱的母猫，无论它们送来大鱼，献上新鲜的老鼠，送来稀罕的草药，还是为它舔那漂亮的虎斑纹，它都不为所动，因为它太喜欢自己了，它不想让这些母猫成为它的新娘。但是，虎斑猫却被一只美丽的白猫吸引，它主动去搭讪，在白猫面前展示自己，白猫的娇羞和对它的冷淡态度反倒让虎斑猫更加喜欢，于是在征得白猫的同意后，虎斑猫在白猫身边一直待下来。然后它们组建家庭，养育了好多小猫。虎斑猫陪伴白猫一起慢慢老去，它开始在乎生死，它想和白猫永远地一起活下去。画面（见图E）中出现了一座房子，虎斑猫和白猫依偎着躺在院墙外的草地上。这幅图景传达了家的概念，还有虎斑猫对生命和爱的渴望与留恋。但是白猫终究还是死了，虎斑猫伤心恸哭（见图F），这是它头一回哭，哭了有100万次，哭得停不下来，直到死去，然后再也没有活过来。

《活了100万次的猫》这则寓言借由虎斑猫隐喻了人对自己身份的确认会经历不同的阶段，因为人的身份是多重的，可以改变的。一开始是对自己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身份认知，然后是在与他人形成伦理关系之后，对自己在某种关系中的身份进行确认，比如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身份。无论哪种身份，都会决定人的伦理选择。虎斑猫确认过三个身份，对这三个身份的认知让他做出了很多正确的自我选择，活出了自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第一个身份是野猫，当虎斑猫意识到自己是一直漂亮的野猫时，它表现出对自己的喜欢，它爱自己胜过爱别人，所以它选择自己喜欢的白猫做伴侣。第二个身份是伴侣，虎斑猫成为白猫的伴侣之后，它喜欢白猫胜过喜欢自己，它选择不离不弃，想要和白猫永远一起活下去。白猫慢慢变老，虎斑猫对白猫更加温柔。当白猫躺在虎斑猫怀里静静地死去，从没有哭过的虎斑猫第一次哭了，它抱着白猫伤心地哭，直到最后一动不动地躺在了白猫身边，再也没有活过来。第三个身份是父亲，虎斑猫和白猫生了好多可爱的小猫，它喜欢小猫们胜过喜欢自己，它选择同白猫一起精心照顾小猫们，把它们都抚养成了漂亮的野猫。虎斑猫对这三重身份的确认和它做出的这些自我选择，无疑可以成为人们的榜样，带给读者教诲和启迪。人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伦理身份，知道身份承担的责任，然后才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维系良好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这样的生命才有意义，人生才有价值。

从现实意义来看，阅读儿童图画书可以成为对儿童进行伦理启蒙的主要方法，这是因为伦理选择通过教诲实现。教诲就是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传递经验，从内容上说，文学是经验，从功能上看，文学是教诲的工具，从文学脑文本的生成机制上看，文学又是方法。因此，要完成伦理选择，人类需要文学。婴儿诞生之初，正如人类刚刚完成进化，虽然具备了人的头脑和人的形式，但是在伦理上还处于混沌之中。婴儿凭借身体机能感知世界，想要走出伦理混沌，认知这个充满秩序的世界，他们需要“智慧果”，即获得伦理启蒙和

理性成熟。儿童在理性成熟过程中可以借助文学帮助自己认识到自身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形成关于人的概念，以建立伦理观念，获得伦理启蒙。儿童文学中的图画书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常常借助动物形象讲述故事，一来从视觉上强化人与其他动物在形式上的区别，二来从故事情节中传达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联系。图画书中呈现出关于自我认知的榜样和警示，可以为儿童读者扩展现实中无法完成的体验，并且启发儿童思考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选择，有效地帮助儿童从自我中心走向社会化。

Works Cited

宫西达也：《永远永远爱你》，蒲蒲兰译。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年。

[Miyanishi, Tatsuya.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translated by Poplar. Nanchang: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200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ture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乔恩·布莱克著，阿克塞尔·舍夫勒绘：《我不知道我是谁》，邢培健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

[Blake, Jon. *You're a Hero, Daley B!*, illustrated by Axel Scheffler, translated by Xing Peijian.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13.]

谢弗等：《发展心理学：儿童与青少年》（第9版），邹泓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6年。

[Shaffer, David R et a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9th Edition, translated by Zou Hong. Beijing: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2014.]

佐野洋子：《活了100万次的猫》，唐亚明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04年。

[Sano, Yoko. *The Cat That Lived a Million Times*, translated by Tang Yaming. Nanning: Jieli Publishing House, 2004.]

附图:

